



赵燕燕与长城科考站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“时光吧”线索征集

经历,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我们相信,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,走过的路,跨过的坎儿,与你携手相伴一生的人,共同构成了现在这个独一无二的你...

长城站 欢迎您! Welcome to Great Wall station!

记忆里的露天电影

石少华

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年代几乎没有有什么娱乐活动,最快乐的莫过于看电影,但一角钱一张的电影票却常常让人望而却步。

露天电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开始流行。广场是我们县城的中心,基本上在这里一周放一次露天电影。

那天还亮堂,孩子们早就按捺不住激动兴奋的心情,搬着凳子,向人声鼎沸的广场奔去。

盼天黑天似乎总是黑不下来。等到音乐停止,孩子们知道电影马上就要放映了,喧嚣声戛然而止,有的迅速找到自己的凳子,有的扑入父母的怀里。

好不容易等到领导讲话或加映完毕,正片开始放映。人们开始安静下来,正津津有味的欣赏,碰上一个不懂味的妇女扯长嗓子找孩子:“三宝——”

广场四周聚集的人越来越多,有的人带了凳子,却因来得迟,只有站在带来的凳子上看。从前面看过来,观众依次是坐在地上的、坐在凳子和椅子上的,还有站着、踮脚站着和踩在砖头上观看的。

看露天电影,你心理上要有许多准备。记得有次电影放到一半时,电忽然停了,那是全城停电。

有双眼睛盯着电影而兴奋得发亮的眼睛。广场边上是一条河流,河滩上是一片蓬乱的草地和齐整的旱地,空中萤火虫眨巴着眼睛,似乎在窃笑着广场上的人们。

场上上的露天电影是特意选择在天气好的日子放的,但有时人算不如天算,放映中途变了天。刮起的风使银幕急促地抖动着,放映在上面的画面歪歪扭扭,画面上的一个胖子被扯成瘦长的马脸。

雨开始下了下来,却丝毫没有影响观众的情绪,放映设备用塑料布盖好,放映员撑着伞伫立在侧。观众们备了伞的拿出伞撑开,却又得东挪西移。

这样的露天电影正片一般是两场,当最后“剧终”二字映在银幕上时,已是夜半更深。孩子们终究难以抵挡住疲倦,在大人的怀里、肩上进入了梦乡。

现在父亲去世了,责任落我肩上,我余悲未尽,每天早出晚归,有时感到疲惫、孤独,电脑未开启,诗文创作陷入低谷。

时光吧 logo, 株洲日报, 22593776, 2022年4月20日, 星期三, 责任编辑:郭亮, 美术编辑:王玺, 校对:马晴春

在南极大陆 我登上了长城科考站的土地

温琳

广袤无边、层层冰雪覆盖下的南极大陆,是世界上最为寒冷的地区,除各国科考研究人员之外,至今无人定居,这荒凉孤寂的大陆,同时也被誉为人类最后的纯净之地。

今年59岁的赵燕燕,是天元区某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,年轻时就热爱旅游,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,更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留下足迹。

近日,赵燕燕一身便装,做客“时光吧”,和记者畅谈那段让她永生难忘的南极大陆之旅。打开了话匣子的赵燕燕,眼里闪烁着兴奋的光彩。

以下是赵燕燕的分享——

准备

我是2018年年底去的南极。去南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作为地理上离我们最远的地方,不仅仅只是距离上的遥远和预料得到的极地寒冷,更因为那是一块纯净之地。

2018年12月11日,我们一行人从上海浦东机场出发,飞行13小时,航程15000公里,到达美国南部城市达拉斯机场转机。

在圣地亚哥游玩了几天后,12月15日晚上11点,我们乘坐飞机抵达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,而后转机去了世界最南端的海港城市乌斯怀亚。

从乌斯怀亚起航,越过德雷克海峡,两天便可到达南极。因此前往南极,乌斯怀亚是一个理想的起航和补给基地。

出发

12月16日下午5点,我们一行登上海洋极光号探险船,驶往南极。这是一艘专业前往极地探险的高级破冰游轮。

全船有游客200人,船员、餐厅、探险队等工作人员140人,游客中90%是中国人,就连几位加拿大籍的游客也是华人。

前往南极,必须穿越德雷克海峡,这里不仅是大西洋与太平洋的交界处,也是寒暖流交汇之

地,这片海域经常会有大风大浪,甚至会遇到高达20米的大浪。我们此行也遇到了15米高的海浪,探险船只得放慢了前进速度。

穿过德雷克海峡的3天里,船上安排了关于南极地理及海洋生物方面的知识讲座。

胃口巨大的鲸鱼,也时常在南极海域出没,从喜食磷虾、重达200吨的蓝鲸,到常以优美姿势跃出水面的座头鲸,再到顶级掠食者虎鲸。

12月21日,我们又来到了著名的天堂湾,那里景色如其名,是一处美丽的峡湾,三面为巨型冰山环绕。

天堂湾的美,在还没有抵达的时候就已经在埃雷拉海峡徐徐展开,只见这里风平浪静,碧波不惊。

此后,我们又去了阿根廷南极布朗科科考站和英国南极科考站。

邂逅

经过三天的大风大浪后,我们终于到达了此



赵燕燕首次邂逅南极大陆。受访者供图

长城站

12月22日,我们一行来到南极之旅的最后一站——乔治王岛,这是南设得兰群岛中最大的岛屿,集中了13个国家的考察站。

长城站于1985年设立,占地2.52平方公里。是我国在南极大陆建立的第一个科考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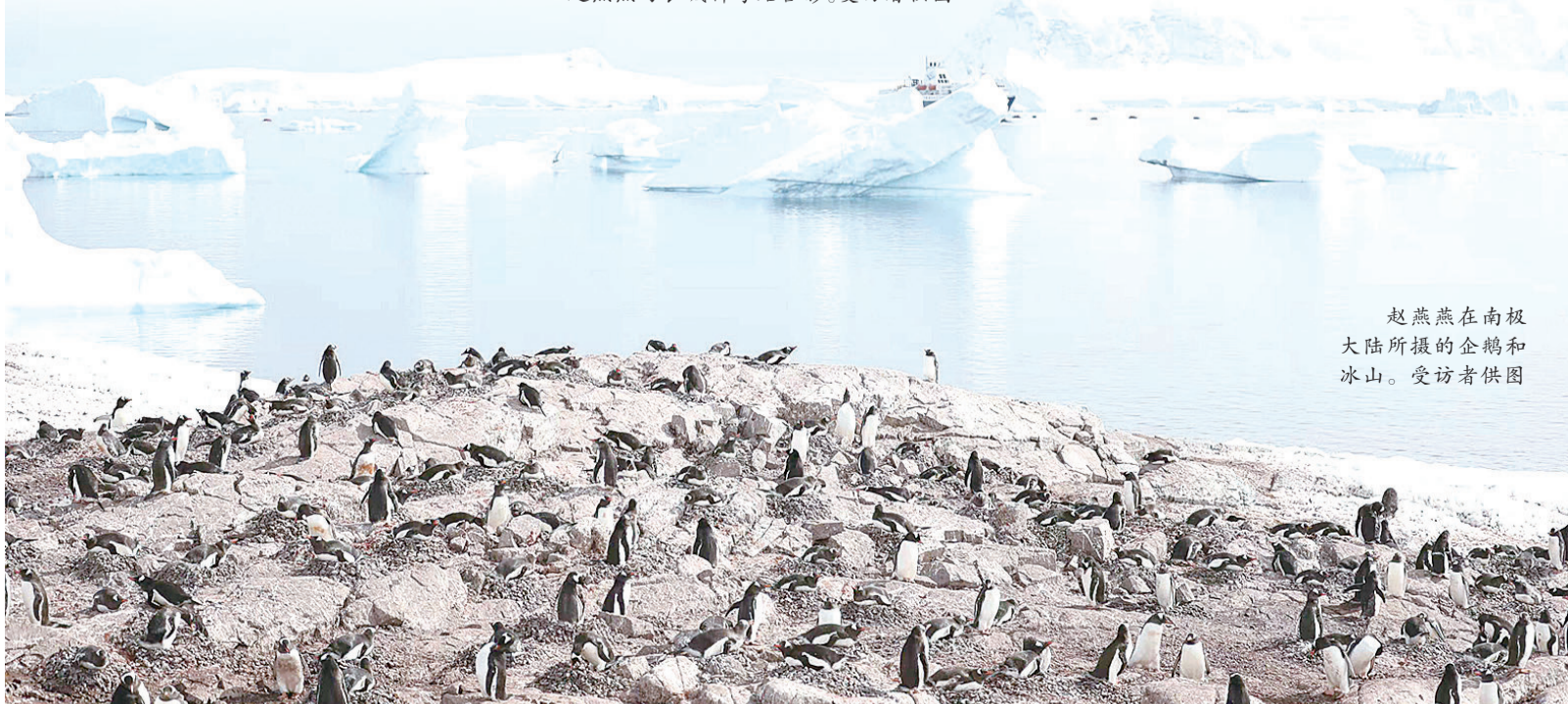
去长城站那天,天不作美,当船行到中国长城站附近海域时,天上下起了小雪,风大浪高,只能泊在港湾等候。

长城站有各种建筑25座,有红墙的,白墙的,蓝墙的,工作人员的住宿区简朴而温馨。

到了12月24日,我们的南极之旅已经基本完毕,开始返回乌斯怀亚,尽管要再次进入德雷克海峡,却已经没有了丝毫害怕和担忧。

在长城站参观不到一个小时,天气突变,风雪交加,海浪飞溅,船上通知我们一行立即返航。

赵燕燕与长城科考站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


赵燕燕在南极大陆所摄的企鹅和冰山。受访者供图

时光 SHIGUANG

千金药业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 zzbbsg@163.com

真情

沉重的稿费单

胡剑英

邮递员欧阳突然来电话,说到了一张稿费单。嘿,这次不少,有三百块呢!

“还是让隔壁手机店的老板娘帮我签收吧!”我躲开营业厅监控,到面签室回话。

“今天她没开门。”我打老妈手机,她在买菜;我打妻子电话,她也在上班中。

唉,还是以前自己开店的日子好过。赚钱虽不多,身心很自由。我真有点怨恨人家把我逼上梁山了。

父亲患脑梗,在家里养病。每天熬草药喝,只能勉强吃几口饭菜,一只脚也肿得厉害,已不能下楼散步。

我掏出手机,要父亲到楼下帮我拿稿费单了,这几天取也没事的。可父亲声音低沉地说,已经签收回屋里。

我仿佛看见,父亲一手拄着龙头拐杖,一手扶着黑色铁栏杆,一步一步迈着双腿移下楼梯,在烈日下,颤颤巍巍签下儿子的姓名。

没想到,我发在家族群中的样报父亲都读过,有一次他问我妹夫,剑仔写的《妹夫送报》一文可是真的,你真在送报纸?他对来看望他的亲戚朋友夸耀说,我崽仔近年发表了好多文章呢!他只读了高中,自己晓得努力呢!

现在父亲去世了,责任落我肩上,我余悲未尽,每天早出晚归,有时感到疲惫、孤独,电脑未开启,诗文创作陷入低谷。

清夜独起,我默默望着镜框中一脸严肃的父亲,我关掉电视,放下手机,回到自己屋子,重拾读书写作……为了父亲,也为了自己!